

遵义八人诗选

谢启明 秦 竞 主编

风割进高原

春风文艺出版社

风 割 进 高 原

谢启明 秦 竞 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割进高原/谢启明 秦竞 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7

ISBN7-5313-2402-4

I.风… II.谢… III.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72978 号

风割进高原

谢启明 秦竞 主编

责任编辑	朗丽娟
封面设计	程 颖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和平区十一纬 25 号
邮 码	11000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奉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5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313-2402-4/I· 2104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沧桑留痕的诗性情怀

——代序《风割进高原》

王 刚

《风割进高原》，呈现出沧桑留痕的诗情怀：让情感的“风”、精神的“风”，“割”进心灵，“割”进历史，“割”进记忆，“割”进高原！

灵魂的悸动，精神的拷问，感情的滥殇，直觉的变异，孤芳自赏，怨天尤人，感时伤怀……，“风”起于斯，聚于斯，浅吟低唱于斯，盘旋呼啸于斯。

“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庄子·知北游》）。作为人的物质存在，的确人生苦短，须臾即沧海桑田；的确微不足道，消逝之时“不带走一丝云彩”。而作为人的精神存在，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一个浩瀚无垠的世界，我们一旦进入，就目不能暇接，流连忘返。

诗歌，是凝固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一种载体，它将感性的、抽象的、具体的、直觉的、感悟的、稍纵即逝的精神养料物化为语言，让人生的某一过程定格于一瞬。随着时光之流逝，它或者完成使命之后悄无声迹地被人遗忘，或者以无尽的动力作用于集体无意识而获得不朽。

不管结果如何，无论遗忘抑或不朽，作为努力追求存在价值的个体生命，执着的是其存在的精彩过程，在意的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缕缕思绪，散帚自珍的是潇洒在字里行间的诗化精灵。于是，《风割进高原》的八位作者，在诗的海洋里纵横捭阖，袒露灵魂，倾诉心声，显现出他们繁复的情感领地、迷恋生命过程的精神表征和渲泻自我的个性化方式。

陈春琼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排列在诗歌的第一方阵，作为黔北的首席女性诗人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探索。饱含着时代意象的“矿工诗”，蕴藉着细腻情怀“自我诗”，充满激情的《孤独的伊甸园》，深沉而不乏热情的新近诗作，勾勒出她波澜起伏的情感轨迹。胶着于某一富于意蕴的鲜明意象，在柔美格调中隐含着风骨，浸透人世沧桑的情感展示，语言陈述方面的古典情结，是她诗歌艺术上的特点。

在歌词创作上硕果累累的陈守刚，其诗作也打上歌词创作的烙印。主题表达的时代取向，语言偏重于节奏感、旋律感的选择，多用复沓、排比、反复等表现手法，营造气势宏伟的意象群，呈现出陈守刚诗歌的刚性气质。游永松的诗简洁明快，贴近生活，直抒胸臆，意旨显明，传承了传统诗歌的优良品质。

王少龙、秦竞、许秀琼、梁刚、刘禄琴是刚出校门或正在学习的诗歌青年，他们的诗燃烧着青春的激情。在漫无边际的人生旅途中，展示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坎坷而是鲜花。他们有理由将诗歌的浪漫属性发挥到极致，有理由凭藉诗歌的内在张力放任自我、放逐自我、畅游人生。在诗歌的领地上，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放大稚嫩，暴露弱点，体验情感，审视灵魂。在诗歌这一审美的人生历程中，他们放飞了理想，收获了成熟。

王少龙对现代诗歌有深入的体悟。其内敛的意象组合、淡泊的情感表达、指向不定的语言方式，使他的诗富于情感的张力。其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压抑而感伤的意象，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心灵重负，使诗歌烙上忧郁的印痕。梁刚的诗同样有着忧郁的底色——表达坚贞爱情的《青春的印迹》，却用了忧伤、悲凉、惆怅、寂寞、悲壮等词语，规定了诗歌的情感流向。秦竞的诗富于青春气息，他点燃“生命圣火”舞动“青春风铃”，表达“坚信自己”的愿望，“与时代共舞”。秦竞注重时代气息中的自我表达，努力让诗歌有沉郁厚重的色调。许秀琼与刘禄琴倾向于个人体验的倾诉和个人情感的表达。许秀琼的诗多一些惆怅情绪和漂泊意识，或许正是这种惆怅和漂泊，深化了她的诗意空间。刘禄琴喜欢用复沓手法，将情感层层显露，形成递进的旋律与整齐的句式，同时，兼顾口语化的陈述与诗意的营造。

“风割进高原”，我们感受到风掠过心灵的快意，我们体会到“风”者孜孜以求的拳拳之心。和熙春风，夏日季风，秋风瑟瑟，冬风起而知春风之相邻。无论东西南北风，作为大自然的组成部分，总有它存在的理由，总有它推进季节演进的微薄或宏大之功。引伸开来，如此评价《风割进高原》的问世和存在也不为过。

（本文撰写者系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

爱是永恒的主题

——简谈《风割进高原》

□谢启义

毫无疑问,“爱”在文学作品中是永恒的主题,尤其是在诗歌写作当中,“爱”常常由诗人从内心抒发,这就具有了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的好处是:具有真实性的反映内心的情感表达。同时,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它不能客观的看待外部影射的事物,这就注定了对大多数写作者来说容易将诗歌艺术当作小情小调的内心复制,在术语中这叫做:小感情写作,即小我情怀。当然,小我情怀并没有什么错误(凡是普通人都具有普遍的小我情怀行为),错误的是有些人以为这就是“诗歌艺术的真实面目”。比如“在我的心里/老想着你/在我的心里/你是玫瑰花般美丽/为了一个美好的你/我拼命的追你/追你,如狂如痴”(游永松《为了你》),这是典型的自娱自乐式写作行为。再比如“为何我的希望/是这样的渺茫/在家乡的岁月里/我感到失望//为何我的人生/是这样被人们指责/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感到痛苦”(游永松《为何》),但优秀的作者在表现这种“行为”时他就不这样去表现了,优秀的作者他要通过技巧去达到“小我”的完美,比如陈春琼的《等待》,“或许前生里/分手过于匆匆/彼此的踪影因此朦胧/三生石上我/裹紧东南西北的风/等你/等过一轮又一轮春夏秋冬//熟悉了许多陌生的足迹/陌生了所有熟悉的面孔/眼帘悬挂千古伤痛/石头早已烫了/身躯早就冷了/为什么却总不见你来呵/来为我化开心上的冰冻”。因此,对于有些作者来说,应该正确看待诗歌写作的技巧问题,不能想到什么就白开水一样的表达出来,那样对诗对自己对读者都是一种伤害,最起码那样做已不能算作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行为了,只能算作是自我迷恋情结的演绎。

文学作品中还有一种爱,它是属于精神气质的,表现在诗歌作品当中时我们常常管它叫做颂歌。“一道道直挺的山梁/擎起苍穹/托起太阳/一弯湾汨汨流淌的小溪/万折向东/汇聚江河/浩浩荡荡/奶养大海/一群群铁打的汉子/打开一坛坛老酒/对天畅饮/敞开厚实的胸膛/放歌大地/把血红、赤诚的肝胆/向世界无私奉

献//啊,这就是宽广浩瀚的西部……“(陈守刚《我的西部》)。这种精神气质,这样的颂歌,常常会唤起人们情感中那种荡气回肠的“大爱”,因此可以说,任何时代里我们都需要这样的“颂歌”来鼓舞我们的内心,任何时代里我们都需要这样的“颂歌”来影响我们对高尚情操的向往和追求。比如“一代代/把道义植成树/把爱情开成花/把生命酿成酒/奉献生的欢乐/祭祀死的痛楚//一代代放吟/一代代长歌/背叛或者忠诚/仁慈或者邪恶/水或者火/龙游过凤凰飞过/天心民心在诗里浴过/才有今天的亿万个我/才有今天的分分合合”(陈春琼《回溯诗歌河》)。当然,“颂歌”并不是只有在写作主旋律作品时,才具有它的“颂”体形式,它在表现亲情、爱情、友情时也同样具有“颂歌”作用。比如“父亲啊 您站在黑色的土地上/把山里的太阳托起/让我站在您瘦弱的肩上/一步一步 走出故乡”(梁刚《父亲我还能对您说些什么》)。

总之,在这本名为《风割进高原》的诗歌合集里,这些诗人们主要是在表达自己的“爱”。当然,这只是我在读了《风割进高原》这本诗歌合集后所想到的,简叙于此算是记录。当然,有些作者还较为年轻,诗歌写作还比较稚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成长,并寄希望于他们的未来。还是那句话,“爱”是创作的永恒主题,希望诗人们不要丢失了心中所“爱”。

(谢启义,男,贵州省遵义市人。曾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生活了10年,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在《诗神》、《诗歌月刊》、《诗选刊》、《星星诗刊》、《绿风诗刊》、《北方文学》、《辽宁青年》、《岁月》、《阳关》、《海风》等国内各大刊物发表文学作品约80万字。)

目 录

陈春琼的诗	1
陈守刚的诗	19
王少龙的诗	31
游永松的诗	57
秦 竞的诗	75
许秀琼的诗	95
梁 刚的诗	111
刘禄琴的诗	131
后记	

陈春龙的诗

遵义八人诗选
风割进高原



陈春琼的诗



陈春琼：女，汉族，1952年8月出生于贵州遵义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遵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曾发表诗歌、散文、散文诗、报告文学、文学评论、论文、小说等作品4000余篇(首)于人民日报、诗刊等全国各报刊、文学网络。出版有诗集《青色的相思子》；散文诗集《为你流泪是我的欢乐》。

编著《遵义人物谱》三卷、《裁剪虹霓满天》、《微笑的太阳》等书；编撰《遵义地区工业志》、《遵义地区文学艺术志》。诗作《深山里的电杆》《你说说过》《相遇》等被选入各种选本，《相遇》被译成英语、法语向国外介绍，散文诗《因为》选入被称为“中国当代诗歌最严酷的选本”《过目难忘诗歌集》。1998年被评为贵州省文联各文艺家协会中青年德艺双馨代表。

诗作《蚯蚓》获贵州省首届文艺创作奖，《我是支柱》获全国煤矿文学一等奖，《给你》获贵州省新长征职工文艺奖，《矿工情》获贵州省职工文艺创作奖；散文诗《长城啊长城》获太阳石奖；通讯《路难行偏偏要行难路》获贵州好新闻奖；诗集《青色的相思子》获中国煤矿文学基金会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乌金奖等。

等 待

或许前生里
分手过于匆匆
彼此的踪影因此朦胧
三生石上 我
裹紧 东南西北的风
等你
等过一轮又一轮春夏秋冬

熟悉了许多陌生的足迹
陌生了所有熟悉的面孔
眼帘悬挂千古伤痛
石头早已烫了
身躯早就冷了
为什么却总不见你来呵
来为我化开心上的冰冻

相 聚

浅浅一笑
淡淡凝眸
便汇聚浩浩荡荡的秋水了
那两座招展红叶的山峰
该是你和我



相对辉映在清澈的秋之深处

不再会诉说了
喜悦是至尊无上的霸主
 搪塞灵魂所有的思路
无须再诉说了
彼此的心里
 全部情绪正翩跹彩蝶之舞

真的
相视相笑相语已成多余
相聚原本囊括生命感觉的浩淼
相聚中
 我就是你
 而你才真正是我

莲 语

一生一世
总渡不过横亘的碧波
珠的圆玉的澜
哪颗在笑哪颗欲哭

该开花就开花吧
升起淡淡的香魂
别问我的来路
别管我的去路

该凋谢就凋谢吧
让沧桑成就清苦
别动我的露珠
别碰我的禅座

蝶 梦

咬破茧壳
便刺穿了了生的囹圄
蠕蠕而行
未曾死也不算活

历经丑陋
历经禁锢
终于轻盈了
翩然于叶 于花 于露

贪欲已成逝水
生命作一次性旋舞
人间天上
动静万物

抑或是梦里呢
抑或是梦外呢
只要痛过悔过美过
足证庄子的感慨十分虚无

爱之解

短短长长
长长短短
历史系在女人腰上
或虎皮裙



或香罗裙
或迷你裙

听得见杜十娘的笑吗
听得见祝英台的哭吗
哭过了笑笑过了哭
似哭非哭似笑非笑
啖你
众生成火成水
成孽或者成缘
一群群
累倒的男女
世故地天真着
总背诵白居易的诗篇
很多连理枝枯了
很多比翼鸟飞散
相拥相抱的阴阳鱼
隐约于古城墙上
地不能在地
天不能在天

山村之恋

我已经很狡猾了
却不敢变得险恶
我已经很世故了
却不敢轻侮生活

因为我想山村
尽管一想就渴
一想就饿

因为山村想我
入梦的那一只船
虽然破烂却载山花万朵

哪一家的碗没有端过
哪一家的狗没有牵过
一家匀一口
十家凑一锅

贫困的山村以永不贫困的善良
养壮了瘦弱的我

于是我
永远淡淡的苦味
永远淡淡的土味
任太多的彩虹成林
任太多的欲望成树

我的心啊
始终只能在山村的枝头坐果

青春怀念

是一粒碗豆呢
还是一粒稻谷
播种在这方的青春
白花扬白云
紫花铺紫雾

饥和渴被时光筛出去了
旱和涝被时光筛出去了
连泪珠
大颗大颗的
噙着星星的泪珠



也被土地咽下了肚

很苦很苦的知觉

远了

是否有山草一株

是否有小花一朵

不是记忆

更不是忘却

红蓼花

摘下好多好多红蓼花

堆砌好多好多红云红霞

那个摘花堆花的人

是乡关的哪一个呢

红蓼花翻滚于风的鞭稍

拼命摇晃将要熄灭的火把

冬日冰冷而苍白的唇边

红蓼花红得十分奇怪

鱼眼在水边黄草上枯焦

红蓼花红过日子远了

有人从记忆的领空掠过

乡关却是回不去的歌谣

我们的故事

匍匐于荒山脚下

抚摸山石的绝望
抚摸历史的干枯

我回来了
我来赎罪
我来种树

雪白的胡须种下去了
多情的春梦种下去了
我们将与山一道复活

土地叩问

你的沉默是哀伤么

曾种梦幻于你
曾种辛劳于你
曾种生命于你
 收获了超支
 收获了一段粮食不能覆盖
 的日子

你的沉默是高傲么

一样的你
一样的风雨
抖搂的却是丰收

